

我的陆上丝绸之路从兰州开始。兰州虽说不是什么旅游胜地，但它是在敦煌的中转站。在兰州，旅行者往往会去看看黄河的标志性雕塑和建筑——黄河母亲雕像和黄河第一桥；或者找个面馆喝一碗地道的兰州牛肉拉面。但是，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旅行表里没有安排的地点——甘肃省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不仅收藏了“马踏飞燕”等许多国宝，而且还有专门展厅展览丝绸之路的文明成果。在这个博物馆里，彩陶、青铜器、玉石、金银器、丝织品、唐三彩、泥塑、壁画、写经、石造像塔、瓷器、铜奔马及仪仗队等文化遗产见证了丝绸之路经济文化交融的历史，它们仿佛把我们带到2000多年前。

陆上丝绸之路源于西汉张骞出访西域。司马迁史记中的《大宛列传》详细记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当时所谓的西域就是“西天”，它指的是玉门关以西的荒漠地区，交通困难，人烟稀少，是一个连春风都吹不到的地方。唐朝诗人王之涣《凉州词》中的千古名句“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写的就是那个地方。戈壁上偶尔露出的草色就像秃子头上长着的几缕头发。当我从兰州坐火车到嘉峪关，然后从嘉峪关坐汽车到敦煌，途中经过玉门关的时候，忽然对王之涣的这首诗有了感性的理解。历史上有多少好诗我们总停留在一

些理性的认识，其实，只有身临其境才能真正品出它的味道。比如阳关这个出塞关口，我也是到了那里，才明白王维《送元二使安西》中的名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阳关与玉门关一样都是通往西域的关口，实在太偏远了，太荒凉了，出了关口就相当出国了。因此，我们只有到了这些地方，才会体会“春风不度玉门关”和“西出阳关无故人”等感动人心的千古诗句。

汉代通西域后，丝绸之路只是一条中国通往中西方的商路。它的最初作用是出口中国出产的丝绸等商品和技术。因此，当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把它称之为“丝绸之路”的名词后，就一直沿用至今。作为出口商品，茶叶丝绸从那里输出西亚。而西域大宛国的天马——汗血宝马（甘肃博物馆收藏的“马踏飞燕”铜奔马的原型也许就是大宛国的天马）、乐器和乐曲等则从那里输入中国。丝绸之路连接亚洲、非洲和欧洲，它跨越陇山山脉，穿过河西走廊，通过玉门关和阳关，抵达新疆，沿绿洲和帕米尔高原通过中亚、西亚和北非，最终抵达非洲和欧洲。后来，随着商路的开通，丝绸之路还成为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印度的佛教也从那里经过大月氏传入中原，汉文化从此开始多元。中西文化的交融促进了哲学、

文学艺术、数学、天文学、医学语言学等发展。敦煌莫高窟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里的壁画艺术，就是这种文化融合的遗存。它是东亚文化的见证。虽然《世界文明史》中没有记载，但它与西方文化同样重要。

从嘉峪关到敦煌，开车要5个多小时

### 【思想散墨】

# 丝路之行

王国安

时。不知当初以沙漠骆驼为交通工具的时代，需要几天的驼铃声才能到达。今天，5个多小时的旅途已经使人疲惫，况且一路上看不到绿色，就连古诗中那种大漠孤烟的情景也难觅踪影。汽车在马路上行驶，两边是荒凉的戈壁，一路苍凉。如果不是中间铺了水泥马路，就好像进入一个洪荒之地。

到了敦煌，绿色终于映入眼帘，草木欣欣。这小小的沙洲如同一个驿站，

但不知从何处得到水源，把那草木养活？难道这是沙漠中的绿洲？还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当年那些画家、艺人、僧侣和马匹、骆驼就是从这里得到酒水、食草，吃饱喝足后再往莫高窟？现在，敦煌已经成为旅游胜地，沙洲夜市熙熙攘攘，南腔北调的食客吆五喝六，

世界遗产委员会的评价是：莫高窟地处丝绸之路的一个战略要点，它不仅是东西方贸易的中转站，同时也是宗教、文化和知识的交汇处。莫高窟的492个小石窟和洞穴庙宇，以其雕像和壁画闻名于世，展示了延续千年的佛教艺术。

莫高窟壁画不仅具有法国南部和西班牙洞穴壁画中的线条、色彩、技巧以及动物和人物的形象，比如兽类的奔驰、跳跃、搏斗，人类的狩猎、杀戮、祭典仪式，而且描绘了许多通过丝绸之路传过来的佛教故事。佛陀释迦牟尼生前成佛的故事就完整地保留在那里，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许多洞窟中的壁画与雕塑已经遭到破坏。其中既有时间的侵蚀，也有人为的盗取。这种破坏也发生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那里释迦牟尼“涅槃”的壁画只剩下了上幅，下半幅则被日本人盗走。

从敦煌到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要经过乌鲁木齐，在火车上过一个晚上就到了。吐鲁番保留了原始的交河故城和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吐鲁番历史悠久，是东西方文化和宗教错综交织与相互融合的交汇地。它曾经是西域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也是我国丝路遗址最为丰富的地区。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就在那里。

当我来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时

候，又一次被洞穴里的壁画感动了。柏孜克里克千佛洞坐落在火焰山上，那里悬崖峭壁，而且气候干燥，是盆地中燃烧的“火州”。要在如此艰苦的方面壁作画，得付出多大的智慧和牺牲？

在柏孜克里克千佛洞的壁画中，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释迦牟尼“涅槃”的画面。从敦煌莫高窟释迦牟尼成佛到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释迦牟尼“涅槃”，这些壁画完整地再现了佛祖的一生，这是佛教艺术的升华。可惜释迦牟尼生前成佛的故事就完整地保留在那里，令人感动。遗憾的是，许多洞窟中的壁画与雕塑已经遭到破坏。其中既有时间的侵蚀，也有人为的盗取。这种破坏也发生在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那里释迦牟尼“涅槃”的壁画只剩下了上幅，下半幅则被日本人盗走。

今天，流失在国外的壁画除了日本外，还有美国、法国和英国（被俄国带走）的壁画大部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于战火。据说，美国哈佛福格艺术博物馆里的莫高窟壁画长期秘不示人。在英国的大不列颠博物馆中国厅中央墙上，陈列有几十平方米的敦煌壁画，割痕非常明显，但难掩其久远的鲜丽。

如果我有一天能站在这些文物面前，当我想到它们的出处时，一定会感到一种悲哀！因为，它毕竟是中国创造的艺术。这种复杂的感情，实难为外人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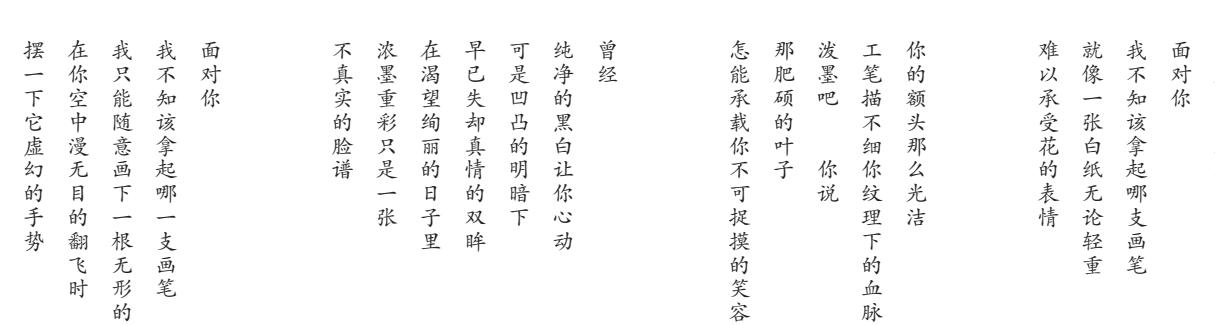
# 水无边·天作岸

范江 绘

### 【甬上画坛】



### 【且听风吟】



作，而越王勾践率领军民开凿的山阴故水道，则成了京杭大运河的延伸——浙东运河的开端。京杭大运河基本由人工挖掘，而浙东运河姚江段则充分利用姚江的天然水道与人工塘河水系结合而成，修建了一系列闸、堰、坝、斗门，巧妙地把天然河道、湖泊洼地串联起来，形成一张“人工与人工”完美结合的巨大水网，不仅为一条水上运输线，更是一项农田水利工程，对灌溉农田，抗洪排涝、蓄水抗旱等发挥了重要作用，使原本荒蛮之地，成为鱼米之乡，哺育姚江两岸儿女生生不息，创造了灿烂的文明之花。

伴随着船上马达的欢唱，我们沿江巡视，散落在姚江两岸的庄桥、洪塘、裘市、乍山、半浦、慈城、姚城、丈亭、马渚、陆埠等一个个城镇乡村，构成了姚江两岸特有的自然风貌和人文景观长廊。姚江岸边7000年前的河姆渡遗址、浙东地区最早的句章城、上林湖“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的越窑青瓷、传颂千古的梁祝文化等是最好的例证。母亲河的乳汁还孕育了一批名垂千秋占据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名人：汉代高士严子陵、东吴《易经》学家虞翻、东晋天文学家虞喜、初唐书法家虞世南、南宋名臣孙子秀，明清时代

的王阳明、朱舜水、黄宗羲等等，难怪梁启超赞叹：“余姚区区一邑，而自明中叶迄清中叶二百年间，硕儒辈出，学风沾被全国及海东”。余秋雨则说：“姚江文化是中国整个文化经络中很关键的穴位。”“以王阳明、黄宗羲为代表的姚江学者在思维的强度和深度上都

姚江沿途的见闻使我们有说不完的话题，渔业公社的邵君是水产专家，宋君是从小泡在姚江的渔翁，他们根据我此行的目的，又介绍了姚江渔业生产的情况，据此，我写了《百里姚江 人欢鱼跃》的长篇通讯，刊发于浙江日报头版，又采制了一档广播录音报道节目。

### 【“中国梦·我的梦想故事”征文】

# 梦运河

——姚江畅想曲

沈长根

处于整个中国文化制高点的地位。”此外，姚江的特殊地理区位使其在宁波的三江口与奉化江、甬江汇合后奔腾出海，成为中国大运河接壤世界、对外贸易和海洋经济的惟一出海港口——海上丝绸之路、陶瓷之路的始发地，三江口耸立的庆安会馆便是历史的见证。

悠悠岁月情，滔滔姚江水。在此后的日子里，姚江两岸的自然风貌、人文景观、民俗风情时时出现在我的脑海，各地采访或游历时，碰到类似的情景都会触景生情。在法国巴黎，我乘船游览塞纳河两岸风光。沿岸见一座座大小皇宫和大学校区，远眺埃菲尔铁塔、巴

黎圣母院等法国各个时代富有鲜明个性的建筑，风格华美，令人赞叹不已。穿梭在塞纳河上的游船分不同档次、豪华型的船上有关乐队、舞池，可享用法国大餐；普通型的分上下两层，上层敞篷，视野宽广，人们在美妙的音乐中，沉浸在旖旎风光之中。尽管我也沉浸其中，但我脑海中同时想家乡的“百里姚江”。两相对照，塞纳河宛若一位美丽的都市女郎，姚江则如一位朴素的乡村姑娘。随着时代进步，人们对旅游观光、文化旅游的需求日益强烈；随着宁波城区规模扩大，三江流域滨海之地将由边缘渐变为城市中心，三江流域尤其是碧波荡漾的姚江理应嬗变为光彩照人的都市女郎，让宁波市民、中外游客一睹风采。

当我站在多瑙河发源地德国黑森林的滴溜湖畔，站在莱茵河发源地瑞士阿尔卑斯山的雪峰之上，遥望这两条欧洲“圣水”上来来往往的游艇，也会像艇上的游客那样陶醉在充满浪漫情趣的美景之中，沉醉在历代名国诗人、画家、音乐家留下的无数传奇故事中。但脑海里映现的还是家乡的“百里姚江”。于是，少不了又要畅想一番：碧波荡漾青山绿水的百里姚江为何不可成为浙东的宁波的“塞纳河、莱茵河、多瑙河”呢？能，一定能！许多国家凭借旅游这

一平台，向人们展现自然景、文化魂、人文美，让人们尽情享受人类文明和大自然的馈赠。相比之下，我们有些地方由于急功近利，对景点人为雕琢，粗俗、低级、同质，且门票价奇高。我想，作为从古到今中国重要港口、历史文化名城，现代开放城市的宁波，她的母亲河姚江一定能向“塞纳河、莱茵河、多瑙河”看齐！

悠悠岁月情，滔滔姚江水。退休后，“久居闹市灰尘嚣，喜傍姚江入青林。”我家从鼓楼天封宁波最中心城区入住青林湾社区，可说天天枕姚江而眠，听涛声而酣。今晨又一惊喜：手执当日报纸，《宁波三江六岸拓展提升总体规划》豁然在目，相思40载的心愿尽在其中。40年的梦幻与畅想，而今即将喜看这位“乡村姑娘”嬗变为“都市女郎”，实乃人生一大幸事矣！于是，急急打开电脑，屏指敲下了《梦运——姚江畅想曲》。

中国梦 我的梦想故事 征文